

孫淵如詩文集

三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實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著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蓄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舉亥以示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士文伯卽知以旬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亥字古文並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

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旬
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
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卽三之一也四百
四十四外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
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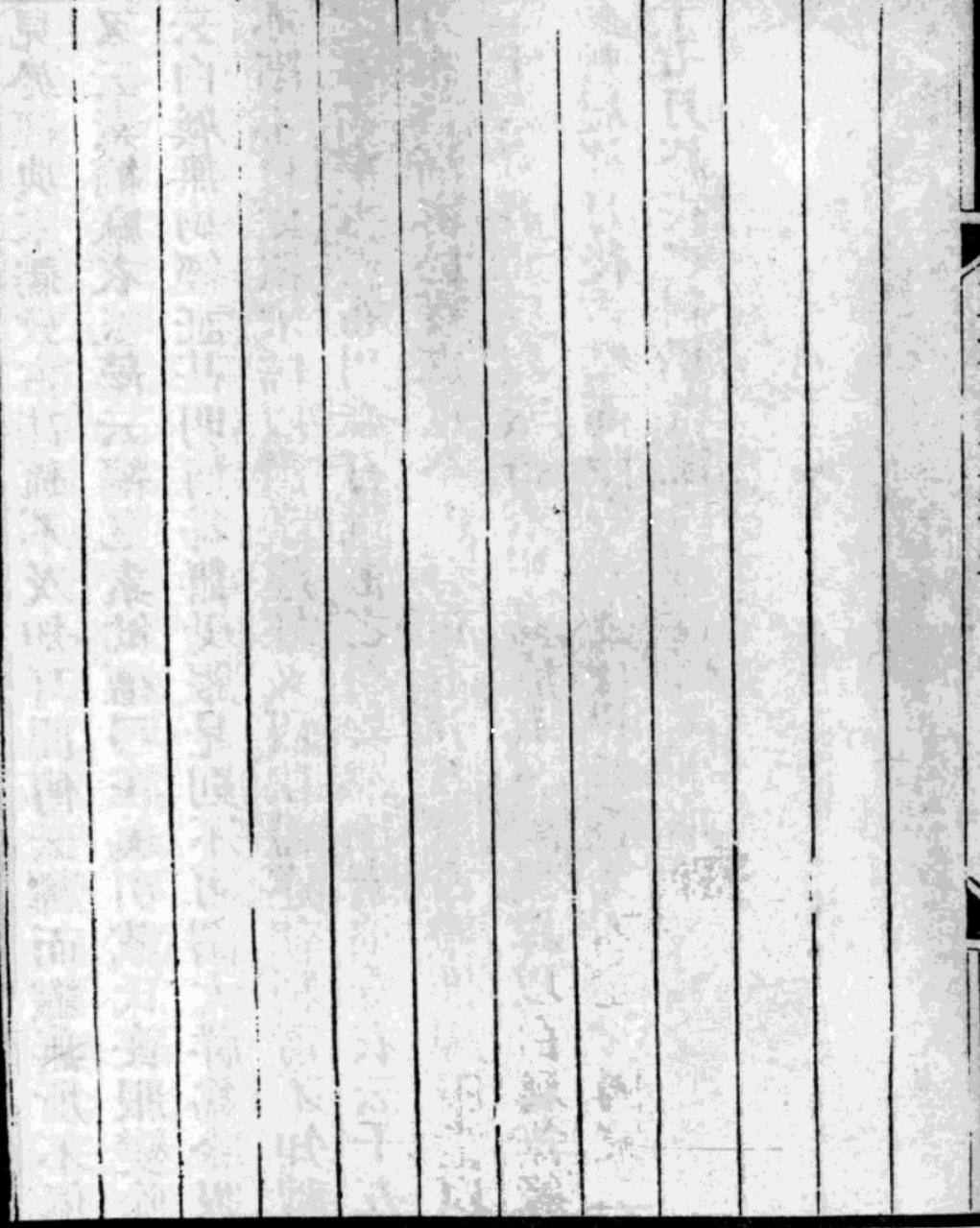
祥禫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禫旣無受服又廢禫祭失禮之甚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禫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禫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喪祥禫尙不共月豈三年喪反共月乎禫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禫祭名也開元禮祥禫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禫二十七月終而吉若從王肅祥禫同月則禫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

則奪祥祭施於終禫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禫即可聽樂八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禫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亦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禫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卽著禫服今從眾讀禮多
通攷引書儀注云所謂中月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

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宍從厚然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違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

見於經典宋儒攷古甚疏不及知耳閒傳云禫而纖無所不佩
又云素縞麻衣玉藻云縞冠素純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
云白屨無縕經証甚明何爲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
亦斷不可從眾宋儒以肅議違經又以私禮違朝制實不知禮
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
升布言漸密於衰麻也今世有布木絲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
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屨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緣
易艸屨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國家二
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貧者久不卜窆有力者屢遷其棺妾冀祈福蔭芘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祛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藝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訪求葬地今所傳郭璞葬經者隨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墓凶宅吉之言梁劉孝標注世說引青鳥子相冢書大率後人依托今不存古人重廟不重葬葬欲其藏之淡飾終欲其儉卜地於北郊就陰此其義也禮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是知葬必南向向南則首北也又云祔葬不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卽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

擇穴也又云死徙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昏正而裁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星名爲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立亦爲哭泣之事正从北一故狐死首丘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闡人鄭善夫移禹陵西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廨及元明搢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

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
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
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
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縣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
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
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
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
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
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
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
南北徒以左右前後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
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

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
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幡也且爲上有
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
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視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
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
天卦位出於陳搏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無遺義更不可信八卦
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坤北則坎離艮震巽
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
無穴之說古者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
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
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非孔子不能
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人也若齊若晉有聖

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歇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空朝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

惑也窀穸之事欲其高燥安燠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
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
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
能倉卒備禮又有賙贈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
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
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并所受干支而更換
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
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不獲
報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卽得吉地保無水火
盜賊之患乎鯀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渦山而水噏其墓至
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
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符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

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已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
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
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
此輩古者未葬不除喪今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
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
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人指其子以西達東南十六表之餘不勝雨以數其子也
則知其子而當其數者有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

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幅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饑驅北行予生四五齡時既就傳歸竊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院江淮海河洛之間踰二嶠而西著述於關中節署畢督部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竟其學嘗應試入都傭書四庫館所見書盡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
勅進 西苑校中祕書竝覩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回翔省闕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閒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証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

所頓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相載卷帙狼籍時值
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忠愍侯祠
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
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獲蓋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尾
者尙如是所藏旣不備羣書不能區分四部獨釋其最要者以
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
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
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
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
者學有淵原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
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
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